

完善乡村寄宿学校,助力教育脱贫

本报评论员
李晓鹏



做公益不仅仅是给钱了事,而是需要长久关注某一具体项目和领域,持续不断参与和投入,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

扶贫进入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不仅要在几年内实现7000万人摆脱贫困这一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让贫困不再发生、不再重复。在农村地区,后一个目标特别有赖于教育功能发挥关键作用。俗话说,“扶贫先扶志”,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赋予“贫二代”更完善的知识储备,更加独立自主昂扬上进的意志品质,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承”,真正脱离贫困。

昨天,在一年一度的“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之前,马云召集80位企业家举行午餐会,认真探讨一件关于教育脱贫的事情——在中国贫困乡村进一步推动并校计划,同时让那里的孩子们能够读上条件完善的寄宿制学校。

马云观察到,农村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些特别贫困的地区,小学空在那儿,只有十几个学生,一两个老师,教五六个年级”。不仅如此,离家远也成为农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状。“冰花男孩”王福满只是偶然间成为网红,而比他离学校更远、路途更艰苦的乡村孩子,又何止百万?根据《农村寄宿制学校学

生发展报告》(2016)显示,农村小学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5.4公里,而农村初中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17.5公里,很多农村学生每天上学往返要用去4-5个小时。

规模才能产生效益,集中才能实现脱贫。要实现“教育脱贫”,一要让农村孩子享受到城里孩子相似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不输在起跑线上;二要让农村贫困家庭孩子脱离原生贫困环境的影响,与现代文明无缝对接。原子化状态的农村教育现状,无法实现投入与效益的最大化,再多的投入也难以产生效益,并校在所难免。

然而,并校的水准有高低,低水准的并校只能减少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成本,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生活也没有与原生贫困脱离,思想上和精神上都很难摆脱贫困的影响。只有真正实现集中、免费、食宿全包的标准化教育,才能通过教育摆脱贫困。

所以,真正的乡村寄宿制学校,并不仅仅是一所学校那么简单,更是一整套完整的教育系统。要挑选出真正有水平的乡村教师,

从待遇上制度上保证其社会地位和向上的通道;要有发达完善的校车系统,每周定期在家门口接送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路上;要有周到细致的食宿环境和服务,确保孩子身心得到健康发展,尤其对“留守儿童”来说,失去小家温暖的同时,社会要给他们“大家”的关怀。

应该看到的是,国家教育部一直在大力推广并校,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并为之投入巨款。但无论从覆盖面和实际效果看,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农村地区环境,发展农村寄宿制学校,其工程的艰巨性,绝非政府一家可以承担,而需要全社会,尤其是企业家们的介入,才能更有效地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马云向企业家们发出参与农村寄宿制学校公益项目的倡议,正是为了配合政府,在农村扶贫脱贫的关键攻坚战中出一把力,使一把劲,也是新时代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马云在乡村教育方面持续的投入和关注说明,做公益不仅仅是给钱了事,而是需要长久关注某一具体项目和领域,持续不断参与和投入,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

雾炮车用力过猛,轰出数据造假真相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环保局大楼被喷成“冰雕”,不能怪雾炮车太厉害,而是地方有关部门的造假冲动实在太强烈了。

因为雾霾天气增多,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竞相采购价值不菲的雾炮车。雾炮车的工作原理是喷射大量水雾,以降低空气中的污染颗粒物。这么做究竟有没有效果另说,但在有的地方却成了有关部门影响和伪造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利器。

日前,在宁夏石嘴山市就发生了一幕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当地环保局大楼被雾炮车喷射大量水雾后变成一座“冰雕大楼”,大楼外立面被厚厚冰层所覆盖,特别显眼。这背后有什么玄机呢?原来,在环保局大楼里设有一处国家环境监测网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于是有网友认为雾炮车喷射环保局大楼是为了改善环境监测数据,不料用力过猛,没有料到夜间气温降低因素,留下了造假证据。

对于此事,石嘴山市环保局还嘴硬声称是因为“水管坏了”,但宁夏环保厅证实,“大楼变冰雕”确因雾炮车喷水改善监测数据,相关负责人被严肃追究责任,处分结果已向社会公布。至此,这起闹剧终于有了个明确的说法。

在用雾炮车篡改空气质量检测数据的路上,石嘴山市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几天,国家环保部就通报了江西、河南两省发生的两起类似案例。在这两起案例中,江西新余市、河南信阳市两地的雾炮车对准空气质量监测采样口及周边直接进行喷淋,给环境监测造成干扰。一辆上百万元的雾炮车化身为地方有关部门的造假利器,让人不胜唏嘘。可见,环保局大楼被喷成“冰雕”,不能怪雾炮车太厉害,而是地方有关部门的造假冲动实在太强烈了。

值得注意,石嘴山市的环境监测仪器直接设在环保局大楼里,这样做哪怕不违规,也难逃瓜田李下之嫌。从各地暴露出来的事例来看,环境监测点的选址,简直是一门学问。有些地方把监测点设立在环境优美的公园,还有些地方干脆设在自来水厂,究竟用意为何?由此可见,要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信,首先要规范监测点的设立,使其不受有关部门的主观意志影响。

更要看到一点,地方环保部门往往也是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当事人,这是一个尴尬

的现实。原本地方环保部门是国家法规和政策的执行者,但在这些案例中,执法者、落实人首当其冲成为违法违规者。国家环保部门的三申五令,在地方意志面前变得如此脆弱,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石嘴山市环保部门在自治区环保厅已对其进行处分的情况下,还不肯承认事实,这又是为何?无疑,这对环境监测监察的垂直化管理试点,应是一个可供观察反思的样本。

对环境监测弄虚作假、人为干扰等问题,日前国家环保部表示将保持“零容忍”态度,坚决实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一些地方利用雾炮车干扰监测点正常工作的行为,或许会有所收敛。但在地方基于政绩思维,有强烈冲动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的背景下,遏制类似现象还须从根本抓起,采取措施让地方官员即便有“贼心”也不敢有“贼胆”。既然干扰监测点是出于政绩思维,那么不妨就从政绩考核机制入手,一旦发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行为,就让有关部门和官员的政绩归零。

师者说

有了正高级职称,特级教师尴尬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特级教师要么回归荣誉本色,要么就索性停止评选,将之纳入中小学正高级职称系列中。

最近,我省第二批正高级教师名单新鲜出炉。虽然不如第一次那般轰动,但中小学教师成“教授”,依然牵动公众的眼球。

2015年,在前期充分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统一为初、中、高级。其中,在基础教育领域首次设置正高级教师职称,被坊间解读为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教授”。

从国家层面而言,这样的改革旨在破解20世纪80年代“封顶式”中小学职称制。由于到“副高”就封顶了,导致许多正值壮年的中学教师失去追求目标,进取精神开始弱化,甚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蒙混度日。“正高评审”的创意出台,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可以消解上述“封顶式”职称评审的遗憾,释放创造型教师的教学活力。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和完善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正高级职称与特级教师之间的关

系,就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化解。

众所周知,特级教师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并不纳入全国或者地方的职称系列。但是,它在教育系统甚至整个社会上的品牌效应非常显著,在中小学教师长期不能评“教授”的情形下,特级教师其实扮演了“替代者”的角色。特级教师这个荣誉,除了师德之外,更侧重于参评教师的学术水准,希望特级教师们能起到学术领军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帮助和引领身边的教师不断提升素养。如果说院士是高等教育的领军者,那么特级教师长期以来就被视作基础教育的领头羊,堪称中小学教师中的“院士”,学术成就和声望是其评选的核心因素。此外,很多荣誉称号不会与工资待遇直接挂钩,而评上特级教师之后,待遇补贴等立马提升,甚至比职称晋升还明显。

正因如此,正高级教师的评审出台后,特级教师所扮演的“替代者”角色就应该终结

了。否则,两者就会产生重叠乃至冲突。特级教师评选已经持续数十年,而正高级教师的评审才刚起步,导致现在参加正高级职称评审的大多是特级教师的现状,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换言之,特级教师要么回归荣誉本色,要么就索性停止评选,将之纳入中小学正高级职称系列中。原先已经评上的特级教师们,大多符合评选正高级教师的条件,可以考虑对照相关要求进行审核,对于符合条件者一次性集体转为正高。这不仅极大地节省了众多顶级教师的时间成本,还可以为排在后面的其他教师腾出位置。而且,取消特级评选,可以把名额添加到正高级教师的指标之中,让优秀教师们不再排着长队望洋兴叹。所以还不如在正高级教师基础上,再参考借鉴针对高校学者的“千人计划”或“院士”等荣誉,设置新的高端荣誉称号。

(作者为衢州二中老师)